

公开展示当代领导干部升迁操作程序

深刻揭示各级官员的微妙心态

谁当 市长？

龙志毅◎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谁当市长

龙志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当市长/龙志毅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3

ISBN 7-5306-2851-8

I. 谁… II. 龙…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562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300020

e-mail: bhpublish@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红星印刷厂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字数 300 千字

2003 年 1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2.00 元



书记印象

十天的时间使周剑非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这位年轻的一把手一起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却也心情舒畅。



夜访考察组

周剑非领着组织部一位副处长，携带本省厅级以上干部花名册去和考察组商定日程。



十人联名

“……十人联名的事包在我身上，不说十人就是二十人也做得到，还要包括一些党政干部的代表在内。”



勾 兑

梅吟雪浓装艳抹地打扮了一番。连站在一旁等待的丈夫也按耐不住，不停地动手动足。终于打扮完毕，便由冯唐亲自驾车前往黄府。



一夜风流

（冯唐）将钞票放在吕小姐的枕边。这样他便感到心头踏实了许多。像是别人送了他冯唐什么贵重礼物，他按质论价给了钱，便就心安理得了：怎么样？我冯唐给了钱的。



冯唐之妻

他说完便拿眼光瞅着妻子看她作何反映。果然，梅吟雪听了丈夫的解说，一下子便变了脸色。



一封来信

就这样过了一个多月，这件事在他周剑非脑子里已经慢慢淡化了，却又忽然接到了黄怡芹的一封信。



陈一弘

一听考察组，陈一弘又火了。……终于将那句已经咽回肚里去了的话又甩了出来：“如果实在有事找我，请他们上工地来吧！”

变,还有不变

——《谁当市长》序言

何士光

文学作品诚然是这样,其打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人物和故事,在人物和故事的后面,就还隐藏着一种眼光。俄罗斯作家高尔基就曾这样说到过契诃夫,说他的叙述就像秋天的阳光一样,宽阔,明亮,又淡淡的哀伤。这或许就是人格的力量?似乎就是这种心怀,才更加引人思量,使人向往。

这里我们自然是要说,龙志毅同志的写作也是这样。当我们一次次地读到他的作品的时候,也能感到一种力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这就是一种不变的力量,一种始终不渝的力量。

我们的文学不是曾经热烈过,后来又变得有些寂寞?但龙志毅同志虽然是一名官员,这些年来,却一直在写出新的作品,文学在他这儿就不曾格外的热烈,也没有骤然的冷落。他似乎在如期地写出他的作品,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就不用说了,就在我们对他的长篇小说《省城轶事》还记忆犹新的时候,他便又写完了这部《谁当市长》。他不是这样繁忙?怎么能写完这许多的作品?这种始终不渝的力量,就不仅使人钦佩,甚至还让人吃惊。

除了这种始终不渝的热忱之外,翻开这部新作《谁当市长》,我们很快又还会感受到的,便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这颗心有些焦虑不安,甚至还有些忿满,但始终又这样的镇静,这样的

睿智和挚诚。和过往的作品一样，作家就始终在用这样的心怀，关注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或许应该说，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不变的内心存在，一个人才不会受世态的侵扰，才能如如不动，了了分明。所以我们在读着《谁当市长》的时候，虽说读不到特别迭宕的故事，也见不到过分坎坷的命运，但于许许多多的细微之处，又还是能够心心相印。一路地读下去，也会变得人情练达，世事洞明。

所有这一切，即所谓文如其人。关于这一点，贵州的作家们便体会很深。这些年来，龙志毅同志也始终就是大家的一位朋友，他的挚诚的内心，就不仅仅是关心着故事的进展和人物的命运，也同样关心着贵州的作家们。所以读起他的作品来，也就更加亲切感人。

这样看起来，始终有一种不变的东西存在，似乎就很重要。世界也好，文学也好，固然是在变动着的，但除了变动之外，又还有一些东西是不会改变的，也不能改变的。比如江水，逝者如斯，不是而未曾往？比如月亮，盈虚者如彼，不是又足莫消长？这变动着的世界，应该说又是不变的，要是总在变动的的话，我们又还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呢？所以我们在变动着的同时，也还该求取不变的东西。

这样就或许可以说，龙志毅同志提供给我们的，就正是一种不变的东西？

1

Y省松岭地区的书记周剑非突然接到通知,他被提拔为省委常委、组织部长了。通知要他立即做好交接到省委报到。

那天他从松岭出发,颠颠簸簸四个多钟头,来到省委组织部招待所。安排好住处,和前来欢迎的几个副部长共进午餐,进行了简单的交谈,已是下午上班时间,便上省委书记办公室见书记赵一浩去了。临走之前副部长吴泽康打电话询问赵一浩是否在办公室,回答是在办公室但马上要出去,请他快去。

省委书记们办公的小楼离组织部一箭之遥,周剑非一个人步行前往,熟门熟路并不需要别人引路或相送。

周剑非来到那幢决定全省重大问题的小楼,全省有名的康健路三号,只见赵一浩的皇冠牌轿车已经停在门口,司机也已到位正在发动车子。赵一浩的秘书孙君杰正站在门口等他。他将

周剑非请到会客室坐下，告诉他赵书记正在接北京的电话，请他稍候。

秘书说：“正等着你来了一起出门，北京的电话来了，估计用不了好长时间的。”

他们正说着，赵一浩已经接完电话走出来了。周剑非下意识地瞧了一眼，只见书记的表情一如往常，他一把握住周剑非的手，略带夸张地说：

“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着你哩。”

他对着周剑非神秘地一笑，又说：

“我们找个清静的地方边散步边谈工作，免得别人干扰，你看好不好？”

散步谈工作倒也新鲜，像他周剑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突然间将他推到眼前这个岗位上来一样，只知习惯性地服从，便顺口说了一声：“行。”

赵一浩调来这个省当一把手的时间不长，除了开会听报告，周剑非这是第二次同他个别接触。第一次是一年之前赵一浩到松岭视察。作为地委书记，他自然是全程陪同不离左右了。在十天的历程中他发现这位省委书记有许多特点，或者说有独特的个性。他的随员中除了秘书、警卫、“秀才”，还有一批专家学者，工业的高级工程师、农业的教授还有社科院的研究员。据周剑非所知他们之中并非都是共产党员，在历来的省级领导出巡中这种随从阵容是少见的，或者可以肯定地说是绝无仅有的。他们全部挤坐在一辆中巴车上，成天除了人民房、上田坝、找人谈话，和随员们研究问题之外，这位省委书记还有着许多个人兴趣。有一天他们来到一座万亩大松林中，站在坡顶面对一碧万顷涛声霍霍的森林，他兴奋激动地竟然唱起歌来了。唱的是一首歌唱大兴安岭的曲子，什么名字周剑非说不上来，其中有“我站在高高的大兴安岭……”等词句，使周剑非惊奇的是，书记音

域宽广，音色圆润，像一个训练有素的专业歌手。

十天的时间使周剑非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感觉：和这位年轻的全省一把手在一起工作，虽然节奏紧张却也心情舒畅。正因为如此，虽然他对组织工作陌生，甚至受到“那是折寿的差事，顶多干两三年不可多留”的忠告，他还是毫不犹豫地走马上任了。

现在一见面不是按传统坐在办公室里交待任务，而是相约外出散步谈工作，他虽觉新鲜却并不感到奇怪。

临上车时赵一浩回头对跟随在后的孙秘书说：

“你留在家里应付吧，我同老周去就行了。”

上了车赵一浩吩咐司机去傅家屯。周剑非听了暗自奇怪，怎么去傅家屯呢？那地方离市区大约十五六公里，周剑非还是在大学念书时去过两三次。那里有一个很宽很长的人工湖。湖畔一座小山，山上黑压压一片森林。周剑非是六十年代初期去的，他们当时都奇怪它怎么在“大炼钢铁”的大跃进年代没有被砍伐？后来隐隐约约地听说，山林之所以得以保存，主要得力于山脚傅家屯全体居民齐心护卫。他们声称这片森林是傅家屯二百多户人家千余人口的风水林，是老祖宗世世代代留传下来的命根子，而且有世世代代相传下来的屯规管着：谁砍一棵树便断他一根手指。这些自然都是传闻，周剑非并没去调查过，而且从六四年大学毕业之后足足有二十一年没去过了。当时这地方并不通公路，是一个幽静而又闭塞之处，省委书记怎么就看上它了？

周剑非正暗自回忆联想，汽车已开出市区，在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向北驶去。

“你去过傅家屯吗？”

赵一浩突然向身旁的周剑非发问。

“做学生时去那里游过泳，那湖水好清亮！游了泳还可以在森林中休息，打扑克。”周剑非不无留恋地回答，“可惜没有公路，

那时也不讲究旅游、休假，否则可以搞成一个旅游区哩！”

他们两人都笑了，笑过之后赵一浩忽然问道：

“你进过傅家屯没有？”

“没有，”周剑非说，“好大一个村子，民房建筑古色古香，听说是明代建筑的遗风哩。我是学文的，当时对建筑无兴趣，没有想去研究它。”

说到这里周剑非忽然想起赵一浩是学建筑的，顺口便问：

“你去过？”

赵一浩回答：

“去过。”

“研究明代建筑？”

“不，研究群众生活，也研究历史。”

研究历史？周剑非觉得挺新鲜也来了兴趣，正待要发问，赵一浩却主动说出了自己在傅家屯的发现。

“我在村里遇到几个老人，他们自称是明朝初年有名的征南三将军之一傅友德的后代。他们说祖先跟傅友德平定川、滇、黔一带的土司之乱，本来是要调走的，朝廷改变了主意，圣旨下降叫留下一部分队伍屯田守边，就这样留下来了。我想这个传说是真实的。据历史记载乌蒙、乌撒、东川以及芒部等土司，明初都跟随梁王反叛大明王朝的中央朝廷，多次为征南三将军所讨平！”

赵一浩接着说：“朱元璋这个人很有眼光。最初有人劝他先定西南后平北方，他没有采纳。待北方平定后才挥师南下，由四川、贵州两路并进，几经征战统一了西南。”

周剑非听得很投入，他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对这段历史毫无所知，便情不自禁地问：

“你研究过明史？”

“谈不上，”赵一浩笑了，“市委的同志陪我来这块待开发